

梦工场

Lao Ge



老歌

Lao Ge

多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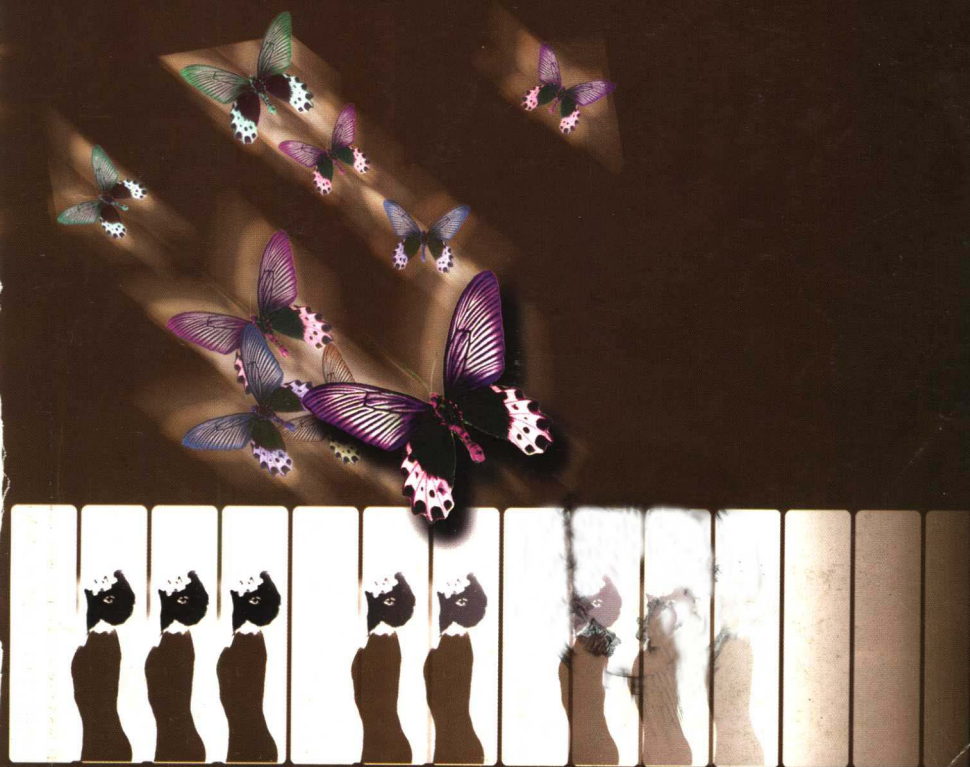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I267.1
872

老歌

 现代出版社·梦工场系列丛书

作者：多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歌 / 张立宪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1

(“梦工场”系列丛书)

ISBN7-80028-616-9

I. 老… II. 张… III. 歌曲 - 作品集 - 中国 IV. J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8903 号

老歌

LAOGE

责任编辑: 张 晶

封面设计: 袁 涛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10.5 印张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616-9/I ·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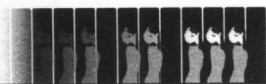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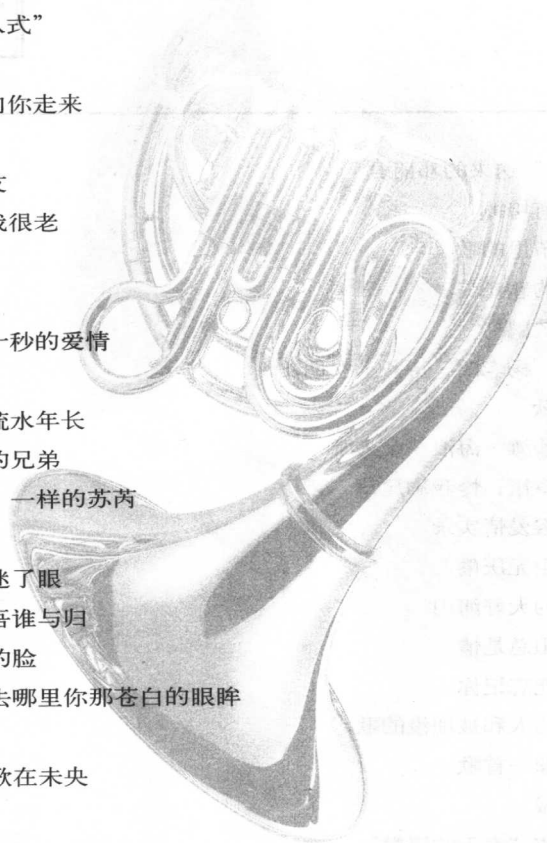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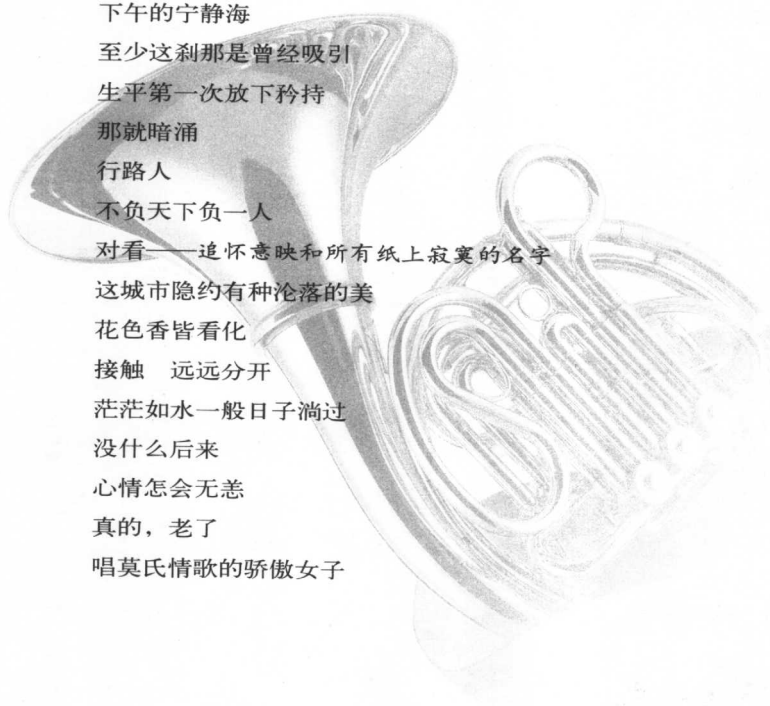
“板儿砖”送来的邓丽君	1
我们没有垮掉	5
那个季节里的歌	8
那一年的春光美	12
蜗牛与黄鹂鸟	16
兰花草·杨老四·特务·女朋友	20
千古情歌	26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29
记得绿罗裙，怜我狗尾草	32
我的庸俗爱情实录	39
笑傲此生无厌倦	44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48
万水千山总是情	51
总是不能忘记你	55
被埋没的人和被埋没的歌	61
就让它像一首歌	65
寂寞的城	70
遇到那座“春天的浮雕”	74
我爱达明	79
一代人的倾听与感动	85

回家	89
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	95
秋天	99
关于齐豫的凌乱思绪	102
让我说给你听吧	107
最后的“六八式”	110
狼行无双	114
远和近一起向你走来	119
翻唱	122
最知心的朋友	125
不歌，可是我很老	129
无尽的长路	133
元宵的味道	136
三十四分五十秒的爱情	139
大地的绝唱	144
一样地感到流水年长	148
致我在县城的兄弟	151
一样的月光，一样的苏芮	157
青山不再	161
我是让风沙迷了眼	166
江山如醉啊吾谁与归	169
惟一没忘你的脸	173
浓妆艳抹要去哪里你那苍白的眼眸	179
纪念品	186
人在旅途，歌在未央	190
一咏三叹	194
一个人，一首歌，半个故事	201
凤凰花开	204
空城之前，唱一首歌	208





日暮乡关何处是	213
哦！赵传	216
因为你将死得很久	219
笑忘书	222
夜漫漫路上珍重	228
自甘脆弱的人	232
可以言说的寂寞	236
难以不再想念	240
可不可以	243
跳舞到天明	247
冬季的雨	250
岁月跨过 昨日跨过	257
亲亲我的宝贝	261
下午的宁静海	265
至少这刹那是曾经吸引	271
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	277
那就暗涌	280
行路人	287
不负天下负一人	290
对看——追怀意映和所有纸上寂寞的名字	295
这城市隐约有种沦落的美	297
花色香皆看化	300
接触 远远分开	303
茫茫如水一般日子淌过	308
没什么后来	318
心情怎会无恙	322
真的，老了	326
唱莫氏情歌的骄傲女子	329





“板儿砖”送来的邓丽君

陈 雄

一九七八年，我刚刚上班。那年北京人头一次见着了盒式磁带的收录机。

记得那年疯狂的人群为了能在东风市场（如今的新东安市场）买到一个盒式收录机，早上四点就在市场门口排上队了。虽然这种场面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罕见，但要说是为了买个“大件”电器，起早排大队，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姐姐起了个大早，摸着黑儿穿上军大衣、带着小马扎悄悄溜出了家门。当我们和几个朋友一块玩儿了命似的骑车赶到东风市场，一看就傻了：市场门口集聚了至少有千余人，差不多都是火糙火壮的老爷们儿。

离开门还有四五个小时，人们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几个女孩则抱在一起拢住一丝暖意。人群中绝大部分人还没见过那收录机长什么样，人们在猜测揣摩着：

“那收录机倍儿小，那叫一个秀气！磁带也就是俩火柴盒这么大，那动静隔着一个足球场都能听得倍儿清楚。大小跟板儿砖差不多，放军挎里正合适。”

“不可能！你他妈见过吗！我们单位的那台录音机跟话匣子那么大，跟玩儿魔术似的。”

“嘿！怎么说话呢？向毛主席保证也就这么大，而且还倍儿轻。你他妈爱信不信！告诉你吧，我爸是局长！我什么没见过，这玩意儿算个屁！”

“局长，局长在外地算是个东西，在北京，撒把钢蹦儿低头捡的准是局长。”

“孙子，你他妈找抽哪！”

九点，东风市场的大门准时开了。人们从南、北、西三个门同时涌向电器柜台。那年头所谓的电器柜台只不过是两个三尺柜台，远远比不上现如今的家电专柜。等身单力薄的我挤进门去，距离电器柜台起码还有二十米，队伍早就变成肉酱。

市场工作人员大声宣布：“只有二百台，排不到的请回吧！”

废话！我白起这么早，冻这么半天了。我从姐姐手里要过钱来。看来不加塞是没戏了！

身体单薄有单薄的好处。我一猫腰，奔下三路去了，三钻两挤我就挤到了离柜台两三米的地方。我使劲儿伸直了腰，后面的人们立即把我贴到前面人身上，我被挤得只能喘半口气，幸亏给我留了这半口气。一小时后，我被挤到了柜台前。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呢，售货员就从我手里抢过钱去，塞给了我一个不大的盒子。我也不知道该问点什么，也没等我问点什么，我就被急红了眼的人们扒拉了出去。抱着那盒子，我就如同抱着个刚刚请来的金佛。

一路上，我和姐姐生怕露富让人抢走，都没敢看看那收录机。我们如飞般回到家，又如饥似渴地打开盒子。真的像那人说的，收录机只有板儿砖那么大。我们经过一番认真研究，终于把随机赠送的磁带正确地捅进那盒子。盒子里传出一位女歌手的“靡靡之音”——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声音颤颤悠悠、哆哆嗦嗦直插右心室。

这孙子唱什么呢？小点声，小点声，孩儿们的心好像都被那歌声拿捏了。

“听什么呢？什么爱不爱的。这么点小孩听这个干吗？！”爸爸从他屋里走出来。他是个著名的戏剧男高音，唱了一辈子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被洗刷得浑身精湿，耳朵里根本就容不得什么情啊爱的，就更甭提还用那种怪异的声调来唱了。

“这是人家随机带的，咱家又没有这种盒带！这人名叫邓丽君，特有名。”姐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名字。

此后，只要我爸不在家，她那温柔、缠绵、沁人心脾的歌声就不停地在我家缠绕，什么《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小村之恋》、《甜蜜蜜》、《在水一方》等等，喜欢听的还是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许，是因为我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龄，对这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哼出“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而身旁那位美得心里都开了花的女青年，也就会随着哼出“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对情歌禁锢的时间太长了，人们给憋得受不了了，还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太具魅力，反正她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她的歌差不多每个青年人都会唱，很快就深入人心了。同时她在大陆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有人说这是靡靡之音，会让人失去革命斗志；还有人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中的争夺战，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记得文联、文化部还曾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邓丽君的歌曲内容是否会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影响，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会对传统的唱法产生什么冲击，结果一场争夺战打响了。

战局的胜败不知道，可没过几天，在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故事的影片《小花》中，李谷一就采用了那种让人浑身发软的气声唱法演

唱了主题歌。而每当月色降临时，就会从家家户户的单声道“板儿砖”乃至四个喇叭立体声中传出《月亮代表我的心》。

此后的二十年中，齐秦、朱桦、王菲、孙楠等众多歌星翻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邓丽君芳年早逝。送葬时，鼓乐手们认为哀乐不足以为一代歌后送行，他们接受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词：孙 仪

曲：汤 尼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
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没有垮掉

王幼民

第一次听《香港之夜》是在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我家楼边上有个操场。那时候，只要天一擦黑，我们会聚到操场边上的小树林里去听歌。唱歌的是两个年龄比我们大的孩子，一个叫尔力，一个叫小森。他们总是弹着吉他，唱一些收音机里听不到的歌，诸如《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哎哟，妈妈》之类。尽管大人们对他俩极不“感冒”（甚至认为他们是小流氓），三令五申禁止我们前往，但只要到了点儿，小树林中还是人满为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那动人的琴音和美妙的歌声实在太具诱惑力了。

那天晚上照例去听歌。在满足“听众”“点播”的各种老节目之后，尔力和小森调了和弦，开始演唱一首据说是费了老大劲儿，从别人的歌本上抄来的歌儿。

“夜幕低垂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那钟楼轻轻回响迎接好夜晚……”新颖的伴奏形式、动人活泼的节奏和极有意境的歌词立刻打动了所有的人。一曲终了，掌声、口哨四起，小树林沸腾了。

回到家中已然午夜时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拧亮台灯，赶快凭着记忆把这首歌的词一笔一画工整地誊写在笔记本上……

夜幕低垂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
那钟楼轻轻回响迎接好夜晚
避风塘，好风光
点点渔火叫人陶醉
在那美丽夜晚
那相爱人儿伴成双
他们拍拖手拉手情话说不完
卿卿我我情意绵绵写下一首爱的诗篇
HONG KONG，和你在一起
HONG KONG，我爱这个美丽晚上
有你在我身旁

记得当时歌词中有两处让我别扭了好长时间，“拍拖”二字怎么写？什么意思？字典上没有。还有就是HONG KONG（香港）是怎么回事，地名？人名？不过我有办法，先用拼音注明，唱时原音重现就是。

现在想来挺逗：当时简直着了迷，白天哼哼唧唧地一遍遍吟唱，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还不消停，闭着眼睛又去构想歌词中所描绘的情景。五彩斑斓的夜色，随风飘荡的钟声，依偎亲昵的恋人……那段时间，《香港之夜》让我神魂颠倒，还真有点“不知肉味和水味”的意思。

乐极生悲。早晨起床，突然发现老爹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屋，正在桌边翻看昨晚忘记收起的笔记本。坏了，我顿时紧张到极点，低下头，准备迎接即将爆响的炸雷一般的革命训斥。可出乎意料，老爹并未发作。他用笔记本敲了敲桌子说，总迷恋这些东西你们会垮掉的！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走了。

一年之后，朋友从语言学院的一个留学生手里买来一架四个喇叭带电脑的立体声录音机，让我去开开眼。为了炫耀机器的音质和功能，他顺手拿了一盘磁带插在带舱里，按下PLAY键。喇叭中传出





了一段极为熟悉的电子乐前奏，正是我钟爱至极的《香港之夜》！朋友告诉我，唱歌的女孩名叫邓丽君，台湾歌星，时下正大红大紫。业余翻唱和职业诠释毕竟是两码事儿，此《香港之夜》非彼《香港之夜》，邓丽君那甜美清纯的歌声再度让我深深沉浸在那动人的旋律中。

再后来，港台歌曲纷至沓来，终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

二十三年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耳朵面临的选择越来越丰富，从港台流行歌到欧美流行歌、从摇滚到轻音乐，还有交响乐……但不知怎么，《香港之夜》的旋律却始终萦绕在心，经久难忘。我想，这决不单单因为那歌好听，关键是它记录着一段日子，一段每每想起都会让人百感交集的日子。

老爹的担心没有发生。

昔日沉迷于《香港之夜》“靡靡之音”中的孩子们没有垮掉——尔力成了一家公司的经理，小森先是在一家专业乐团里当吉他伴奏员，后来辞职开起饭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起在小树林听歌的孩子中有个叫二妮儿（大号李彤）的，后来成了著名的“黑豹”摇滚乐队的主奏吉他手，那首主打歌《无地自容》的旋律便出自他手，后来这一切跟当时听《香港之夜》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不过，什么时候碰见他可以问问。

那个季节里的歌

何 鹰

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令时光倒流，就像复制了旧时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回到从前，让我捡回那时的心情。不过我要提到的老歌，并未只是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但是我还在听它，听得它早已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

印象最深也最喜爱的港台流行歌曲，毫无疑问是邓丽君的。她的歌大多都是浪漫的情歌，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听她的歌，却无法和任何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要挑出和我有什么故事的一首，我觉得很为难。不如就从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千言万语》开始。

那是二十二年前我的学生时代，不过那时的精力却没有全在学习上，活跃的情绪常常关注那些随着开放而来的新鲜事物。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和第一次看到电子计算器那个发光的数字显示屏的情形。那段时间娱乐活动非常少，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看电影了，不过不用买票，电影是不公开演的新老外国电影和老的国产电影。

在这以前，我能听到的音乐相当贫乏，没有古典也没有流行，能自己有选择地听音乐是很难得的乐事。家里正好有一台苏制电子管唱片收音一体机，还可以听听古老的胶木唱片，记得一曲《蓝色多瑙





河》，要用正反两面唱片来放。我还有一些苏联老歌，当时难得听得到，已算很奢侈。有时我听到兴奋，会把喇叭对着窗外的大院，然后开大音量。

一个没有课也没有电影的下午，那时候的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嘈杂，家长们都去上班，所以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非常安静。我到同学家去取我的唱片。他正借了一台录音机在听磁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盒式录音机，我们称它为“板儿砖”，因为只有砖头大小，结构非常简单，上面是喇叭，中间是放磁带的舱，有一个透明的小窗口，下面是五个按钮。

现在看来，除了机器简陋，磁带也定被反复地翻录过，那个机器里的声音一定像街上跑的面车的车里的喇叭那样干涩刺耳，根本不可能放出舒服的低音，然而我们对它态度之虔诚，胜过今天的发烧音响。我们没有将声音开得很大，但是在宁静的下午，那种被称做“靡靡之音”的声音还是很突出。

歌声从那个孤单的小喇叭里传出来，第一首就是《千言万语》。唱法完全陌生，我无法评价，我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吸引，觉得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那么容易就抓住了我。

我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到歌时，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声中生活的样子。

整盘都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歌《千言万语》，因为它是第一首，听到的次数最多。在今天看来滑稽也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有的另外一种心情，除了为音乐的兴奋，还有一种紧张刺激的兴奋。我记不起是否有人警告过我，但是确实有家长和老师相信，我们是在听了这些歌曲后才变得不要求进步的。如我前面提到，我确实想到了资本主义，所以

甚至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在听不该听的东西。

以后不断地找来邓丽君的歌听，几乎没有令人失望的时候。不过关于这些歌的事，远没有这“第一听”那么印象深刻。那些我喜欢的歌，后来被冠以“靡靡之音”的帽子，没有获得的正常渠道。挺长一段时间还是被禁止的，严重到要从家里收缴去。还有过一次激烈的批判，大约在一九八二年，记不清是谁出来作报告，录过音单位组织收听，从唱法到歌词，全面剖析“靡靡之音”之所以误人，《千言万语》成了重点的靶子。虽然也录了音，但依然远不及邓丽君普及得快，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凄美的《千言万语》，每次听到它都能淡淡地触动我，感受那种单纯坦率，欣赏那种优雅浪漫。尽管我从来没有用歌词对照过我的心情，也没有伴着邓丽君的歌成就过什么浪漫的事情，但我喜欢邓丽君，虽然她常常只是带给我愉快的听觉享受。后来的十几年中，歌坛变幻霸王旗，总有歌在花样翻新地流行着，我也听得够多，但是谁也没有动摇邓丽君在我心中港台歌星的领衔地位。从“板儿砖”听起，到“四个喇叭”，到组合音响，到现在上万元的发烧音响，从翻版，到原版的磁带，到CD唱片。这么多年，到现在我已很少去听流行歌曲，只有邓丽君能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我的唱机里。不过我在写这些文字的前后，一直在听钢琴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就在手边，但我始终没有拿来听上一遍，我真觉得记忆要封存一段时间才有回味。

我用了一个晚上来回忆这首歌，第二天独自坐上空荡的公共汽车的时候仍然在想这个题目，售票的女孩来到面前要我买票，我说等会儿吧，我还没有想到哪儿下车。我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但已不是流行歌曲，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音乐的背景。

这是一个深秋寒冷的上午，天阴沉着，我下车的时候居然飘起了





雪花，很稀落但分明是成朵的雪花。满街的人都诧异起来，竟连嘈杂的吆喝声中也夹杂了一句“下雪喽”，令这街头浮动着一层喜悦。秋天还没有结束，冬天就来了，冷得这样快，衣服似乎没有穿够，浑身是天冰地冻的感觉，这种冬天的感觉，那样强烈地包围着我，忽地让我想起这个季节里的故事，想起邓丽君的歌。

《千言万语》

词：尔 英

曲：古 月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
千言和万语，随风云掠过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